

繆荃孫全集

詩文

2

藝風堂詩存

碧香詞

藝風堂賦稿

藝風堂集外詩文

藝風堂書札

繆荃孫 著

張廷銀 朱玉麒 主編

繆荃孫全集

繆荃孫 著

張廷銀 朱玉麒 主編

詩文

②

四川鄉試朱卷
會試朱卷

藝風堂詩存

碧香詞

藝風堂賦稿

藝風堂集外詩文

藝風堂書札

本冊總目

四川鄉試朱卷.....	1
會試朱卷	15
藝風堂詩存	23
碧香詞	75
藝風堂賦稿	93
藝風堂集外詩文	179
藝風堂書札	243

目 錄

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·····	5
夫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·····	6
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·····	7
賦得巫峽秋濤天地通得秋字五言八韻·····	8
六爻發揮旁通情也·····	9
克寬克仁彰信兆民·····	10
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·····	11
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文公七年·····	12
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，當其可之謂時，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，相觀而善之謂摩·····	13

四川鄉試朱卷

據清同治間刻本

目 錄

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·····	5
夫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·····	6
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·····	7
賦得巫峽秋濤天地通得秋字五言八韻·····	8
六爻發揮旁通情也·····	9
克寬克仁彰信兆民·····	10
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·····	11
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文公七年·····	12
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，當其可之謂時，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，相觀而善之謂摩·····	13

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

是以君子不爲也

道不足以致遠，不可以觀而爲之也。夫小亦何莫非道，然而致遠則泥矣。雖有可觀，而謂君子爲之乎？且君子慨然以斯道爲己任，而不沾沾於小就者，非謂小之不足以見道，正恐小之不足以盡道也。道之中有宏謨，道之外無旁騖，所謂握可久可大之規，決不爭一材一藝之末也。子夏有見於此而言曰：世之有志於道者，其將以遠大爲期而爲人所不能爲乎？抑將狹小自封而爲人所不必爲乎？夫君子亦有不爲以專所爲而已矣，其志節有抗懷三代之思，其經綸有立教百年之蘊，故遠猷日裕，與聖賢爭學問，必不與庸衆角材能。其才氣有驅策群力之概，其品詣有包括一世之懷，故遠略時勤以粹美宏，厥躬必不以瑣屑隘其量。夫君子亦有不爲以專所爲而已矣，如不審所爲而第取可觀也。吾知雖小道，亦必有可觀者在也。馮相保章，天文是習；宋斤魯削，地利是資。當創造之初，未始不可爲法於天下，然欲明天文者而通地利，欲嫻地利者而通天文，勢固有所不能也，而況乎其在遠也？輪輿梓匠，業擅專門，未耜舟車，制傳皇古。苟服習既精，未始不可以垂教於後世，然欲以輪輿而兼梓匠，欲以耜舟而兼舟車，理又有所不能也，而何論乎其遠也？則泥之謂也，雖可觀而不可爲者也。致遠之君子且不勝皇然恐矣。其爲乎，其不爲乎？以是知君子之不爲有特識焉。將欲以吾身肩天下之任，將欲以吾知定天下之謀，何至計功程能僅僅以小道自足乎。其不爲者，其不暇爲者也。夫弓冶是貽，箕裘是紹，其不憚攻苦，亦是盜世用而濟民生而爲君子所驅使者也，不爲君子所躬親也。所以爾室謹操修小節，何嫌於出入名山，聽用舍小，如何足定權衡，以是知君子不爲有定守焉。以修齊治平端其本，以格致誠正勉其修，何至挈長較短，區區以可觀自喜乎？其不爲者，其不屑爲者也。夫農圃請學射御，謙言即黽勉是圖，究難裨身心而益性命，雖君子不必不知其事，君子究不必專擅其長也，所以處則以守道爲

量而何待外求，出則以達道爲懷而何知細務。夫君子亦有不爲，以專所爲而已矣。

本房加批：法密機圓，詞醇局整。

湯秋史夫子評：密詠怡吟，息深達壺，滌澗水抱，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，洵是學養兼優之作。

夫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

謹於人所不見者，君子洵難及矣。夫不見之所，正君子所獨見之所也。而不可及者唯是。君子爲己之功，所爲必先慎獨乎？且天下予人以可見之端，即予人以可及之端也。若致功於獨見之地，而欲見者無可見矣，斯立身於難及之途而未及者誠莫及矣，是豈故爲不測乎？其劼毖有獨深，其造詣遂若有獨秘者爾。不疚無惡，君子祇自盡其自省之功耳，何嘗表暴於人而以爲不可企及哉！然而誰見之而誰及之者，大抵聖賢之學問，不爭於顯而爭於微，一事之萌動，一生之操守繫焉。則當世仰儀型，夫豈僅蹈履有常，遂已迴乎其莫尚，而人品之純疵不至於所勉而於所忽。一念之虛浮，畢世之修能墮焉，則名山深德業所貴乎？衾影自慊，常覺皎然，其不欺不可及者之有所也，其可見之所乎，抑不見之所乎？人情於共見之時，或猶自飾其迹至匿之於所不見，遂並其所飾者而忘之矣。浮情日熾，嗜欲孔多，夜氣雖生，枯亡已甚。獨知獨覺之地，且以爲疏之無害也。而抑知常人之所疏者，正君子之所密也乎！人情於易見之事，亦知自揜其私，至極之於所不見，遂並其所揜者而著之矣。稍不自嚴，意多出入，偶不及檢，志每游移，作聖作狂之分，且以爲易之無妨也，而抑知常人之所易者，正君子之所嚴也乎！唯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刻勵在隱微，而有真念必無妄念，唯君子不以昭昭而伸節，不以冥冥而墮行，閑存在幽獨而有純品，乃有純修，夫然而所不及者則在不可見之中也。寸衷之糾虔在大廷，尤在夙夜。慎之在大廷者，人能見之，慎之在夙夜者，人不能見

之也。潛滋暗長之中，除之未盡，斯人欲之，因端而竊發者，遂至於不可窮，迨防維既峻而瞬息無自憾之，由瞬息終於自寬之候也，而君子之品望以隆，而君子之功修以定。夫然而所不可見者祇此不可及之處也，藐躬之修省在迹象，尤在神明，慎之在迹象者人能見之，慎之在神明者人不能見之也。抵隙投閒之際，禁之偶寬，斯私意之紛至而還來者，遂終於不可詰。迨持循既久，而一心無時而不密，即一心無時而或漓也。而君子有卓然獨立之概，而君子有矯然拔俗之操，其唯謹於夙夜乎，其唯存諸神明乎！其唯密人所不密，其唯嚴人所不嚴者乎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

本房加批：深出顯入，理境游行。

湯秋史夫子評：木葉盡脫，山骨自青，有渙然冰釋、怡然理順之妙。

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

門人歷以才問，未知所喜固不在才也。夫強也、知慮也、多聞識也，均非樂正子所長也。丑以此問，孟子亦何必深諱哉！今夫一堂受業，則凡同堂所能不能者，莫不瞭然於胸中，初無俟再三之瀆也。若乃乍聆欣喜之言，轉增疑惑之意，聊舉夫任政之力、謀政之才、達政之略，為當世所重者，一一進賢於函丈，幾疑其人之未盡者，而豈知其未盡能者，正有其不必能者哉！丑聞孟子喜而不寐之言，而不能不訝焉者，以為斯人抱負固所素知，此日揄揚尤為創見，意夫子不輕為許也，意或別有所取，且取之者非止一端已也。此強與知慮、多聞識之問所由來與。夫人於心所竊訝之端，進問而不敢驟問，則必取事之相類者隱辨焉，而得所折衷，而按時勢以立談，所貴任大事、決大議、負大才者，乃以共襄乎國政，抑人於心所難明之處，欲言而未肯遽言，則必取事之相反者進叩焉而探其底蘊。而本才猷以陳說，亦惟能任權、能決疑、能治劇者，始足大展其經綸。丑之意，豈不以強也、知慮也、多聞識也，固為政者所急需哉！問嘗觀

今天下之從政者矣，自善戰善陳之謀起而强者進，攻城攻地之策行，而知慮者進，雕龍非馬之辨興，談天炙輶之風哉，而多聞識者亦進。蓁爾魯東，偪齊南鄰，楚私家侈、公室卑，以樂正子參伍其間，庶幾以強立政而狐裘息謗、魚門免辱也，以知慮柄政而兩社戢威、三都釋甲也，以多聞識參政而秉宗周之禮，可資典故備六代之樂，可正宮縣也。魯其庶有彥哉？而孟子曰否否。且夫國家之弱未易挽矣，使數長而萃於一人，則強足定社稷，知慮足安民人，多聞識足應對賓客，縱橫捭闔之秋，或藉手以報一日之知乎？樂正子而猶未能也。膺致君澤民之責而大展鴻猷，當盤根錯節之交而顯敷駿德，果何以非強而勝於強，非知慮而勝於知慮，非多聞識而勝於多聞識也哉！且夫政令之繁未易理矣，即一人而僅擅一長，而強以駕馭才能，知慮以撫綏中外，多聞識以樽俎折衝，蒲覲元纁之聘，庶秉鈞以慰我后之望乎，樂正子乃均未能也。問兵刑而不答，吾黨原不爭旦夕之功，計錢穀而不知，大儒固自有匡襄之業。夫豈無非強而自能樹立，非知慮而亦堪肆應，非多聞識而不至空疏也哉？則曰：好善而已。丑固未之知乎！

本房加批：氣勢灑灑，筆力開張。

湯秋史夫子評：端莊雜流麗，剛健含婀娜，迤邐行折，離合動盪，字向紙上，皆軒昂。正如文洋州畫竹，非枝枝節節而爲之者。

賦得巫峽秋濤天地通

得秋字五言八韻

江勢趨巫峽，寒濤日夜流。迴旋天地影，淘洗古今秋。魚復風雲冷，夔門澗壑幽。繞城巖樹合，蹴石浪花遒。日月雙丸轉，乾坤一氣浮。峰高棲白鶴，灘險接黃牛。觴濫探彭闕，舲揚下益州。丹楓和紫菊，詩思入扁舟。

本房加批：大含細入，渾融中復饒雅韻。

湯秋史夫子評：麝劑古香，鴛機新錦。

六爻發揮旁通情也

即六爻以著旁通之義，而乾之情見矣。蓋情不易通，惟旁通而後知也。觀乾之六爻，不可即發揮以致其通乎？且乾爲物爲生，有奮發之象；爲高爲揚，有指揮之象；爲野爲郊，有通達之象。聖人於此錯綜以承天之統，往來以占健之德，交易變易以握乾之機樞。夫是以內外之性，德行之途，奧如曠如也。今夫乾之大也，其義之肫然難名者，即有情之閤然獨闕者也。粵若情於何始，渾渾淪淪，情於何終，泯泯棼棼。提要鉤元，孰發苞苻之諦；探賾索隱，孰揮貞元之秘。然而以陽通陰，上下相交，以動通靜，義理互包，其情何見，見諸六爻。爰稽乾爻，初通於姤，以柔遇剛，潛龍之情，匪時則藏。二通同人，得位得中，見龍之情，厥德永崇。三通於履，帝位光明，惕厲之情，積學日精。四通小畜，剛中健巽，躍淵之情，存身葆性。五通大有，厥孚交如，飛龍之情，闡真握符。上通於夬，揚於王庭。亢龍之情，反璞歸真，相參於至理，而宅中於乃心。所以溯乾元之義者，莫不綱張而目舉，縷析而條分。且夫升階坎牖，所由通幽明之戶也；艮徑需郊，所由通出入之路也。間嘗考之爻辰，初爻在子，子應元枵，司祿二星，主爵祿，蒲輪徵隱，邁軸鳴幽潛之情於以休。二爻在寅，寅應析木，連珠五星，主君臣，鳳宸書名，鵷班效職見之情於以卜。三爻在辰，辰應壽星，進賢一星，主進德，舉足凜重申之誠，單心飭恭己之型，剔之情於以誠。四爻在午，午應鶉火，天相三星，主大臣，樹豐功者日贊承宣，沐謙光者風規中節，躍之情於以協。五爻在申，申應實沉，座旗九星，主國有禮，白屋下求賢之詔，吐哺者三；黃扉隆籲俊之文，達窻者四。在天之飛龍，所以言利也。上爻在戌，戌應降婁，閭道六星，主扞難滅咎。一德進風愆之誠，星拱中垣；三命勒偃僂之銘，風高薄海。在上之亢龍所以無悔也。有以發之，無微不顯；有以揮之，無隱不見。觀其旁以歸其正，會其通以定其順，此之謂乾道變化而各正性命。君子之玩易也，曲言其情，鼓舞盡神，推致其情，變通盡利，或左或右。似乎門之辟，能縱

能操，異乎柅之繫，將見玩索六爻，而無所不通也，不其懿與。

本房加批：心游十翼，夢飲三爻，昭晰者無疑，優游者有餘，自是焦京門庭中語。

克寬克仁彰信兆民

寬仁著於臨民，信之者深矣。夫寬者所以振民性，仁者所以遂民生也。湯之彰於兆民如此，民尚有不信者哉！嘗思鳳宸慶星雲之瑞，風動者四方；龍庭肅玉帛之班，嵩呼者萬國。懿乎鑠哉！莫不仰寬以御衆，仁及群生之應矣。惟我王恭己承休，紹心傳於十六字，撫辰凝績，綿景運於一萬年。一人首出，而四海心歸，所由戴我明明後弼予丕丕基也。王之用人處己如此，民有不欣欣然望者乎？繫昔聖天子在上，運璿樞，握金鏡，紹洪鬯之德，暢茂世之規，六合時離，蕩蕩巍巍。元髻巷歌，黃髮擊壤，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，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。皇道炳煥，帝載緝熙，普天所覆，莫不沾濡。猗與寬德著於中寰，仁風翔乎海表，動容發音而觀者用能敷化一時、餘烈千古矣。此其道無他，不惟其刻惟其寬，不惟其忍惟其仁。今夫賢君之踐位也，亦何至委瑣齷齪、拘文牽俗云爾哉！所慮者鞠茂草於園扉，而莠良無別；輟鳴桴於砥路，而教化無聞。則失之寬者無異失之未寬也。流春澤之膏渥，而俗尚嬉游；弛秋霜之嚴威，而民無畏懼。則失之仁者無異失之不仁者也。是豈不欲爲無爲、事無事，免群生於湯火、奠百姓於修和而卒難驟臻者？厥德勿彰而兆民不信也。惟王凝薰萬姓，陶化八紘，外綏百蠻，內撫諸夏，亦惟是朝乾夕惕，兢兢乎發號施令，同規乎黃農，業業乎奠民安居，齊德乎義軒。敷教之典，本之烈祖；施濟之量，景之古皇。俾前聖之緒，布濩留衍而不韞韁胥是道也。且夫治天下者，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，於是臨軒而策，負宸而觀，揖朝廷之嶽牧而進之，僉曰百姓永賴矣，進康衢之耆老而詢之，僉曰一人有慶矣。是以軌迹夷易，易尊也；湛恩龐鴻，易豐也；憲度著明，易則也；垂統理順，易繼

也。卓哉煌煌，神明之式，然猶聖不自聖，賢益求賢，念負重於春冰，凜馭索於秋駕。所以東鵠西鵬，赤縣同歸，北側南蟬，彤廷紀績。金銀溢而橈机鳴，天授鼎籙；黃魚踴而黑龜見，德協泰交。網開三面，調玉燭者治炳蘿圖；命式九圍，理瑤階者化昭枕被。雷霆與雨露交施，德禮贊乾坤之用。堂哉皇哉，皇哉堂哉，豈非寬仁之克當而兆民之永信哉！於是海內同說曰：吁，惟王之德，侯其禕而。

本房加批：甄綜孔壁，規範蕭樓，塗山之玉帛萬重，赤城之雲霞千丈。劉彥和所謂根柢盤深、枝葉俊茂者，斯文有焉。

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

惜賢人之去者，深望其不我遐棄焉。夫皎皎者猶是駒耶，已在谷而不在場矣。非是人耶，心未遐而身先遐矣。重念爾音，能無慮其遐棄我乎？詩人若謂望衡對宇，周旋素歡，跼然足音，譏謝伐檀。詠停雲而眷戀，集舊雨以盤桓。履蹈潔清，時懼白圭，貽玷廉隅，砥礪惟虞，太璞不完，志在高山。更何心兮贈策，情關朝右；聊相約兮彈冠，永夜開樽。差洽談心之誼，涼宵翦燭，方知悟語之難。當其容與不前，逍遙自得，願展丹忱，詎甘素食。德同玉潤，既必勤以切磋；材擬金相，時復加夫拂拭。藻火煥龍裳之采，我臣我鄰；星雲揚虎陞之休，爾心爾力。方冀螭坳奉職，風風人而雨雨人；何期鴻翼翀霄，南山南而北山北。渺渺雲山，停驂何處，別我東門，送君南浦。未詠呦呦之鹿，野草見思；空乘皎皎之駒，筍蒲出祖。身將隱矣，豈欲去而仍留。何以贈之，洵有懷而難抒。凝睇暮雲春樹，先試荷衣寄懷。落木秋風，遠尊菊渚。寤歌寤宿，客伴我兮煙霞，永夕永朝，天如晦兮風雨。況復潤身毓德，待價用沽。肯受三加之幣，易茲一束之芻。天琛儲梅鼎之材，發函鄭重寶器。致茅匭之藉，韞櫝躊躇，伊人在望，比玉何殊。美媲流黃，願爾早辭泉石；聲靡結綠，願爾毋辱泥途。夫何兩地睽違，一心眷注，起予寸衷，披君

尺素。萍蹤漂泊，願傾蓋以言歡；絮語纏綿，願班荆而道故。爾毋心同玉潔，閤音問兮罕通。爾毋口似金絨，擲光陰兮虛度。爾毋效蒹葭回溯，尋源而放棹水湄。爾毋學唐棣偏反，臨別而贈言歧路。於焉度丹楓兮徑窄，隔烏柏兮門斜。白板詞人之宅，紅橋釣叟之家。星棧峰連，矗芙蓉兮十丈；月題響踏，披薜荔兮三叉。付朝事於諸公，金心是守。附姓名於高士，玉汝是嘉。漫聽雞鳴，常懷風度。偶傳魚訊，遙寄芳華。人雖去而音猶在，室則遠而心未遐。爰爲招隱之歌曰：春草生兮萋萋，秋蛩鳴兮啾啾。黃琮蒼壁兮斯人與儔，元纁丹轂兮斯人是求。歸來兮，歸來兮，山中之人兮不可以久留。

本房加批：窈窕深谷，時見美人。淮南《桂樹》之篇，武陵《桃源》之記。

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 文公七年

書令狐之戰，所以深罪晉臣也。夫有君而納君，不忠；召鄰而敗鄰，不信。不忠不信，何以爲國？君子曰：晉之衰，盾爲之也。晉自文公錫拜、虎賁謀成、狐偃鹽腦、伏荆舒之罪，蒙皮潰陳蔡之師，其所以定王而勝楚者，得秦之力居多。迨其後佚狐計行，二國攜矣，左驂未謝，三帥返矣。誰能使疆場之間，不嘆無鳩而興歌有豸乎？若乃交幾合而釁愈深，使未歸而兵旋起。失犄鹿之援，召吞鯨之患，有若是之甚者，則如令狐之戰。是令狐之戰，趙盾爲秦康公納公子雍而戰也。人之者何，說者謂盾召雍爲不臣，康納雍爲不正也。而以晉召秦則罪在晉，以晉戰秦則罪尤在晉。君子於是役也，一以見盾之不忠而內釁成焉，一以見盾之不信而外患起焉。先君遺幼子，何以正位於青宮？社稷有元臣，何以揚休於丹陛？度惟是宮闈消釁，懼有奪嫡之驪姬，匕鬯無驚勿懼，強鄰之蠶食已耳，乃盾也未能定鼎而偏若置棋，藐是諸孤徒因，未亡人之憐乞，幾何不弁髦視之也。夫秣馬以行，迫人於險，長蛇薦食，退敵以兵，亦足見料

事之長矣。而窺其心，豈不以雍既長君，或鴻猷之親攬，秦真大敵，復虎視之堪虞以及子樂何辜、射姑何罪。盾之戰，非爲國謀，實爲身謀也。所以熊蟠入諫，貌著膚公，葵嗾方驚，私攜爪士。而秉筆者董狐，莫逃良吏誅心之論。此一役也，不可見履霜堅冰之漸哉！取郊而秦師報復，敵未厭夫豕心；滅江而楚子揚威，盟空長夫牛耳。度惟是東道，復通矢盟，願同於白水，南風不競，霸功早炳乎黃圖已耳，乃盾也狼心難測，而馬首是瞻。願茲大國，竟墮晉大夫之狡謀幾何，不寇讎待之也。夫先人奪人，重申巽命，知己知彼，方戒師期。亦可見禦敵之知矣。而迨其後軍辱奉麋，難繼鞶鞶七百，國稱多馬，莫支組練三千，以及聘魯之使，報崇之師。晉之失，非力不足，實援不足也。所以飲河歸馬，駕捷雞鳴，蹊田奪牛，威揚厖吠，而走險有鉅鹿，遂以失小邦懷德之心。此一役也，不可見左支右絀之漸哉！故曰晉之衰，盾爲之也。

本房加批：御二龍於長途，駕兩駟於衢路，杜當陽胸羅武庫，何任城疾起膏肓，譬萬鈞之洪鐘，絕錚錚之細響。韓子云：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。斯才足以當之矣。

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，當其可之謂時，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，相觀而善之謂摩

法之著於大學者，以豫、時、孫、摩爲備矣。夫豫時孫摩盡善矣，此所以爲大學乎？今夫西離隆視學之儀，聲聞鼉奏，東國志從公之盛，潔比鸞飛。匪謂標榜儒林，侈揚鉅典也。其謂圭璧束其躬躬，於以正春夏，分其序序，於以區禮樂，徹其事事，於以當切磋，淑其德德，於以新秩秩而儀斯章章爾服。王曰勉旃修罔愆蒸，曰休茲國有道矣。昔先王式鵠，求身大賚，爾造士，帝前則有斧，王左則有戈。發何以發哉，丹書勸爾型，赤玉表爾度，可，胡不可哉。予一人祇承南面，中規中矩，留十六物弓劍之銘。昔先王宗彝表德，錫敷厥庶民。象魏曷懸旂，騶虞曷應旂，爰其取諸節哉。赤松則問諸，